

H名家翰墨

海南的美

■ 悠惠

海南美在阳光，像黑龙江美在冰雪、新疆美在沙漠戈壁一样。酷热、严寒、荒漠漠视生命，让人的生命之花盛开。穿好衣服，戴上墨镜，撑着阳伞，抹足防晒油膏到三亚看阳光。到三亚，人们发现最好的阳光不是看的，得听。一朵白云飘过，突然“当”的一响，吓人一跳，还没回过神来，头上脚下，四周都是叮叮当当的声响，金光四溅……噢，阳光！阳光砸在地上，三亚的阳光响叮当！到三亚最好海边找酸豆树荫坐下。阳光砸在海面上，海的能量够大的，把阳光锁住，发不出一点声响；阳光还是坚持，海浪赶来拒绝，一浪又一浪匆匆忙忙，好像力气不足，哗啦啦，嚷没用，阳光在海面反射，金碧辉煌，把海水镀得黛蓝黛蓝。阳光却斗不过群山，山上的树木把阳光吃掉了，吃得无声无息，树叶肥肥落满大地，厚厚一层，踩一脚，流出水来，可以润田。有营养的还有绿叶反射回的光，人把墨镜脱下，阳光折进眼里，不仅眼睛，人的全身都会舒泰，呼出你细胞深处不知从哪儿带来的浊气。

海南美在海湾。海湾，无论是北戴河，是青岛，是北海银滩都比不上海南。三亚的天涯海角，海水紫蓝色圆圆满满，轻涌慢动像皇后一样骄矜高贵。大东海相反了，她激情澎湃，像一只被挑逗的猛牛，扑上沙滩，无功而返，又一次勇敢地扑上来，喧闹无休。最让人畅想的是亚龙湾。这里海湾辽阔而内敛，美丽而不张扬，活泼而不风骚，明朗而羞涩。海湾的水是那样的清澈，齐胸深了，可以看见自己脚趾趾甲，与沙石列在一

处，像是一片片玲珑的贝壳，数一数，一、二、三……十只年代久远的小贝壳在轻轻呼吸，和近旁五色缤纷的热带鱼一样，人的肢体变成了海湾一部分。游亚龙湾，最好男女结伴，一前一后一左一右默默地走，走着走着，手牵一起了。亚龙湾的气息使人感动，特别是男人，水洗他们的身，风醒他们的脑，人不由自主自惭形秽起来。世界被粗暴与粗俗统治太长时间，人必须重新领悟一些被忽视的东西。一方水土是一位长命万年的导师，海南的海湾引领并教导我们成长。

海南美在水果。海南的水果令人神往，那么大！菠萝蜜水桶样，几十斤，掂一掂，没气力真提不动，没吃也可以回乡夸口：没来过南方，真不知世界有这么大的果果。海南水果那么香！芒果不能偷偷吃，只要你尝过，你四周的人都知道；菠萝蜜更不得了，你掰过一瓣，全街人都知道，香远益清，街那头的人远远回头找你。海南水果那么爽！嚼海南的黑果蔗人要笑，笑什么？甜！吃海南木瓜人要笑，笑什么？满嘴柔和！莲雾不甜不柔和，还是要笑，为什么？那么脆那么多汁，真正的爽！海南水果那么热气！海南水果吸收太多阳光变得燥热，燥热的食品让人嘴馋，开嚼就不能住嘴了。北方人体凉，可以多吃，还是得有节制。一只荔枝三把火，本地有人只能吃半个的，贪嘴几个，舌头胀了呵出热气，要用穿心莲、王老吉治好了。海南热气的水果很多，菠萝蜜、芒果、菠萝都属此例。海南水果皮厚！海南水果让人无从下手。不知海南水果的皮为何那么厚？可能这里天太热，虫子多，果皮不厚不行，

都不让传宗接代了。让内地人对付一只菠萝，我看他对付不了，我亲眼看过一位外地人咬芒果，咬不动，扔了。椰子更难弄，砍伤五个手指加一个手掌，可能喝不上一口椰水。菠萝蜜看来容易，其实比椰子难。好不容易剖开一只菠萝蜜，里头有带带还有包包，密密麻麻全是软的、香的、黄澄澄的，客人搞不清哪些能吃哩。最麻烦的是摆弄过菠萝蜜的手，手指被树胶粘一起像鹅掌，得用油来解，还不能一次洗利索。海南人吃水果的样子让人耳目一新。海南的四大名菜几乎是清水

白煮，他们吃水果要下调料。菠萝蜜泡盐水，菠萝刷酱油，杨桃蘸辣椒盐等等。海南热不够，他们的甘蔗烤热再吃等等。

海南的美在人。海南人就是那副海南人的样子，土土的，傻傻的像和尚那样。其实海南人的祖上移民海南时就像现在的海南人一样，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一个个勇敢得不得了，精明得不得了。要知道，海南人的先祖是走路来坐船的，他们开疆拓土；现在人是坐火车飞机来的，做的是买卖。听一内地闯海女人讲自己上岛的故事。一家人到文昌吃

海鲜，没尝过的鲜美，吃得不亦乐乎。走时店主一家依依不舍，手拉手，送一程又一程，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店家人站住，举手长依依：一路走好。闯海女人坐在飞奔的回程车上，突然醒悟自己吃饭不曾付钱，别人不是舍不得自己，人家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讨钱。女人后悔不迭，海南人怎么能这样做！不是所有海南人都这样做，海南也有人抢劫偷盗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南人内质是内敛与羞涩的。如果有人因此看不好海南人，他会比吃饭不付款的女人更加后悔不迭。

H冷暖人间

老婆

■ 晓剑

我认识她的時候，她是省电视台的編导，身材娇小，面貌秀美，头发卷曲，衣着雅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眼睛中有着一股天然的清高和对我深深的审视。当时我想，她一定是在怀疑面前这个号称著名作家，似乎放荡不羁的家伙，是否能够胜任她将要担責的栏目的主持。

我胜任了，当然是在她的精心调教下。

后来，我知道了她其实也是个作家，我所熟悉的湖南作家她都更熟悉，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20多岁的年龄，便有文学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中国顶级文学期刊，而在她这一代湖南女作家中，最早出版了个人文集。90年代，因着她对文坛某些丑陋无耻行径的深恶痛绝，放弃文学创作，转战媒体。

再后来，我知道了她有着很好的歌喉，从上小学起，就是文艺骨干，十几岁时，便被专业文艺团体相中，改变了其知识青年身份，成为剧团最年轻的演员。但她最终没有走上文艺演出的专业道路，考上大学中文系后，便把唱歌作为业余爱好。不过，她的演唱功底使她在任何场合放开歌喉时，都会令人赞不绝口，为大家平添了美的享受。

再再后来，我知道了她很会做菜，无论是湘菜、川菜还是北方菜，做出来都非常可口，一些经常下馆子的朋友认为她做的清蒸鱼、豆豉鱼、红烧肉、木瓜雪蛤等菜肴，比海口所有饭馆的都好吃，甚至连她做的北方炸酱面，都被冠以一绝，为此，她宣称退休后开一家一百碗炸酱面馆，每天只卖一百碗。

再再再后来，我知道了她很会料理家务，房间内永远一尘不染，一百平米的阳台每隔三天必亲自冲洗……我知道了她温柔多情，对爱人的起居饮食照料得无微不至……我知道了她母爱的深度和高度，对女儿尽其所能的呵护……我知道了她对朋友的情谊……我知道了她对正义的捍卫和对丑恶的憎恶……

再再再再后来，我知道了她文学创作之心未泯，灵魂的冲动时时泛滥，于是我鼓动她重拾文学创作之笔，她文学创作的第二春来到。中短篇小说连续被《小说选刊》转载，其中《非法营运者》居然被5个权威的年度选本收入，她的长篇小说《媒体这江湖》被评论界认为是描写当代媒体的少有的优秀之作，以《虚拟世界的爱情谋杀》为名的中短篇小说集也出版问世。

她，就是我老婆李咏芹，才貌双全的常德女子。她是我此生幸福的源泉，是改变我潦倒人生的动力，是我体验湘女多情和湘辣妹子的唯一对象，是我了解什么叫完美家庭的重要证明。她说，每时每刻的陪伴才是爱，她做到了，我也做到了……

老婆，一个甜蜜又可能令人哀伤的字眼！



《海南风景》(油画)
梁峰作

1988：我与海南之二

从半间屋到轻体房

■ 廉振孝

1988年4月，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南日报升格为省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